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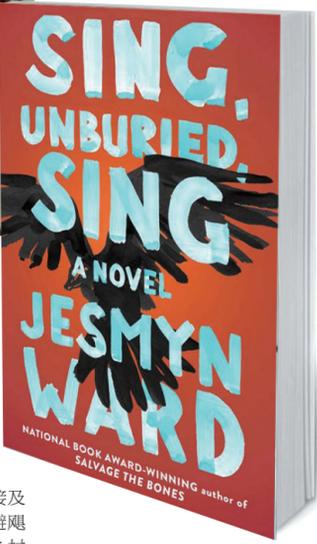
杰斯米·沃德

### 杰斯米·沃德《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

# 安置历史 回归家园

□王丽川 张 莉

中,一行人之间与外部的冲突和纠葛通过乔乔、莱昂尼和里奇的叙事和心理活动展开。弥斯特和莱昂尼一样都是瘾君子,她的黑人男友同样被关押在帕克曼农场。作为小说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帕克曼农场是连接现实和历史的纽带,它见证了美国黑人遭受种族迫害的血泪史。多年前,帕克曼农场曾经关押过一批无辜的黑人,包括年轻的波普、他的哥哥和12岁的黑人男孩里奇。里奇不堪帕克曼农场的折磨试图逃脱,却被一群白人私刑暴徒追赶,波普为了使里奇避免被残忍杀害的命运,便亲手杀死了里奇。里奇的灵魂因此得不到救赎,他到处游荡,并不清楚自己的死因。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 英文版

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虚构类大奖最终授予了小说《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使杰斯米·沃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度荣获美国国内这一重要文学奖项的女作家。2011年她曾凭借小说《拾骨》初次获得该奖。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实际上与《拾骨》题材类似,有一定关联。两者都聚焦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河地区穷苦黑人家庭的生活,都以成长中的青少年视角展开,触及种族问题,揭示当代黑人家庭的生存困境和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强调黑人群体对家的认同、他们之间爱的链接及其带来的力量。不同的是,《拾骨》将冲突集中在一家人躲避飓风的12天里,突出他们患难与共的亲情,揭露美国南部乡村物质与精神上的贫瘠与荒芜的现状;《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则以一个黑人家庭的遭遇为线索,将个体的当下命运放在种族历史的背景下观照,既有揭露现实的目的,也有安置历史的意图。

小说由15个章节构成,故事在三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男孩乔乔、母亲莱昂尼和鬼魂里奇的叙述之间切换。小说主人公乔乔是一个13岁的混血男孩,他和黑人母亲莱昂尼以及3岁的妹妹凯拉与外祖父波普、外祖母麦姆共同生活在密西西比湾沿岸的一个农场里。外祖父波普安静稳重,认真经营农场,努力养家,教养乔乔如何成为一个男人。外祖母麦姆身患癌症,整日缠绵病榻。乔乔的母亲莱昂尼吸毒成瘾,在毒品提供的幻觉中总会看到死去的兄弟吉文,她为此饱受折磨,同时却也深感慰藉。乔乔的父亲迈克尔是白人,因为制造毒品被关在了密西西比州的监狱帕克曼农场。外祖母麦姆有某种通灵的能力,乔乔和凯拉也可以看到死去的鬼魂。

小说开头,乔乔庆祝13岁生日的当晚,莱昂尼接到了迈克尔即将出狱的电话。第二天,莱昂尼和她的白人女朋友弥斯特,带着乔乔和凯拉踏上了到帕克曼农场接迈克尔回流的旅程。在路上的叙事模式也由此开始。在汽车的狭窄空间流动旅程

叙事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穿梭。一路上,小凯拉生病不适,莱昂尼想要尽力照顾却不知所措。平日里对毒品的依赖,对爱情的痴迷使她在很多时候丧失了正常的感受力和行动能力,反倒是乔乔对照顾凯拉得心应手,更多地担当起凯拉监护人的职责。途中,一行人在白人妇女卡洛塔家里逗留,乔乔发现这里是制作和出售毒品的窝点,弥斯特临走时带走了一个塑料袋(毒品)。莱昂尼回忆起迈克尔沾染上毒品的过程,他曾在石油钻井平台工作,后来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爆炸,11个工友死亡;迈克尔在事故中受伤,也由此丢了工作,在严重的心理创伤下,他选择吸食毒品来治疗身体和心灵的伤害。

众人接回了迈克尔。游荡的里奇也认出乔乔是波普的亲人,遂一路追随乔乔,想通过他问出自己被杀死的原因。里奇不断回忆起他在帕克曼农场的种种遭遇以及黑人所遭遇的残害和折磨,也时常想起波普的帮助和关爱,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通过与里奇的交流,乔乔更多地了解到了自己种族的历史,而里奇也一路目睹乔乔生活的艰辛和困苦,成为乔乔成长路上的见证人。回家的路程并非一路坦途。莱昂尼、弥斯特与迈克尔在迈克尔律师艾尔处一起再次吸食毒品。突遭警察盘查,惊慌失措之际,莱昂尼吞食下了他们携带的全部毒品导致神志不清。迈克尔强迫乔乔买来催吐的牛奶和木炭喂给莱昂尼,使莱昂尼渐渐恢复了知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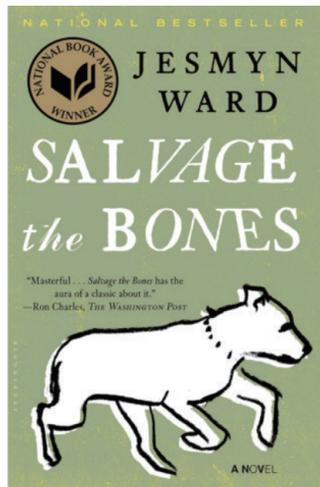
迈克尔带莱昂尼和两个孩子探视自己的父母。可种族主义者大约瑟夫并不能接受黑人孙子女和儿媳。大约瑟夫也曾经在自己侄子故意杀死莱昂尼哥哥吉文之后为他掩饰辩护,编造理由把他说成是事故。迈克尔最终选择与父亲决裂,带着莱昂尼和孩子又回到了外祖父波普的农场。

弥留之际的外祖母麦姆引导乔乔理解莱昂尼,理解爱和生命以及死亡的意义。她告诉乔乔,自己死了之后会跟家人们在一起,时间并不是一条直线,每个人,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同时存在。麦姆让莱昂尼收集吉文墓地里石头,以便完成自己的死亡仪式,并指点莱昂尼去靠近理解与爱。

树林里,乔乔看到像里奇一样冤死的鬼魂在游荡,他们诉说自己愤怒和委屈。妹妹凯拉随外祖父波普来到这里,她唱起了安魂的歌,召唤起这些灵魂回家……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详尽展示了黑人群体在当代的生存困境。乔乔出生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母亲莱昂尼17岁未成年时即生下乔乔,不但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甚至自己还遭受着兄弟死于非命的刺激,情绪不稳定,沉溺于毒品和对迈克尔的爱中不能自拔。父亲迈克尔因制毒入狱,他的白人祖父母不承认孙辈,两个孩子全由年迈的外祖父母养育。本是在应该被溺爱被呵护的年龄,乔乔却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悲苦孤寂,也被迫承担着这个年龄不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他不该承担的还有社会强加给黑人的歧视和压迫。白人祖父的当面拒斥和鄙夷,白人警察在盘问时不由分说给13岁的乔乔戴上手铐……

吸毒、失业、暴力、歧视、贫穷、家庭破碎、精神创伤,这还不是全部,乔乔还在外祖父波普和鬼魂里奇的回忆和诉说中经历和承担着种族受迫害的沉重历史。12岁的里奇就仿佛13岁乔乔的前世,二者实际上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融为一体、合二为一的关系。安置不下无家可归的游魂里奇,乔乔就无法安然面对今天的生活。因此,与同类作品不同的是,作者杰斯米·沃德将对黑人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解决回溯到历史中去,传达出这样的信仰:将历史安顿好了,才能在现实中获得救赎,获得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力量。而她的实现救赎的途径就是爱,是家,是责任。外祖父母波普和麦姆是乔乔的依赖、榜样、领路人,不但给予他爱,更引导他学会去爱,领悟爱的力量,承担爱的责任。乔乔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子汉,他像父母一样照顾、保护年幼的妹妹,他感受并维护和制造着家的温暖。故事的结尾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像里奇一样的冤魂在小凯拉的歌声中获得安宁,结束了游荡的生活,走上了回家的路。



《拾骨》英文版

体认。她在《我是纱有美》中对亲子、家庭、幸福以及自我的追问,也是对现代性更加深层次的反思。

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小说中还体现为各种疾病的隐喻。《我是纱有美》中父亲们生育能力的失去,颠覆了传统健美、阳刚、充满生殖崇拜的男性气质,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隐喻。美国学者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在传统男权社会,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理想类型和主流。当人们随着现代化浪潮深入体会到现代社会的碎片化与异质化时,支配性男性气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从属性与边缘性男性气质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诚然,支配性男性气质在现代社会的弱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性挑战传统性别秩序的成果,但在更大层面上,也是对人类整体的现代生活状况的隐喻。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社会,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具有的掌控感与确定性被消解,人们默默忍受着与现代性如影随形的孤独感与异化感。在《我是纱有美》中,三位男主人公:雄一郎以及贤人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悄无声息的精神危机。虽然从表面看,他们的生活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贤人和雄一郎都事业有成,即便是事业上较为失败的雄一郎,也有稳定的住

所和较为固定的收入来源,生活中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风险。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却永远处于压抑、疲惫以及疏离。贤人始终无法与人建立深层次的联结,贤人不愿意给任何人长久的承诺,而雄一郎则对人生自暴自弃。他们的精神危机成为全体现代人的精神画像:一个人无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成功,也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孤独感与边缘感。

虽然小说里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冷漠、孤独与异化,但作者依然是温暖而乐观的。在小说结尾,她让主人公们与现代性达成和解,他们摆脱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也通过对自我存在的认可克服了精神危机。小说以贤人的婚礼作为结束,这是一种古希腊式的喜剧结局,赋予了故事一种古典式的确定性。贤人终于给出承诺,贤与雄一郎也下决心要开始新的人生,而四位女主人公,也正视了人生中的种种变动、不幸与危机,怀着近乎饱满的勇气开始了新的征程。小说结束在纱有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之中,可是读者难免会对这种结局有所保留,毕竟现代读者早已熟知大潮后所有人会走向不可避免的滑落。但这也正是作者赋予主人公们的高光时刻,让他们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让他们有了在躁动不安的世界里成为现代人的勇气。

《我是纱有美》是日本女作家角田光代的最新作品,在带有悬疑色彩与感伤氛围的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群青年人对来处的追寻以及对自己存在的拷问。角田光代以往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总是将关切的目光投向女性群体在生活以及精神上的困境。而在《我是纱有美》中,角田光代将目光转向了家庭构成、亲子关系与自我认同。

### 瞭望台

## 《我是纱有美》:原乡神话与现代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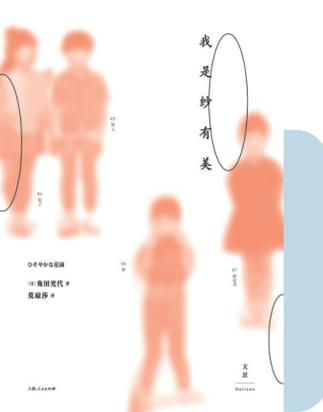
□万 芳

小说开始于纱有美对5岁到10岁间夏日别墅的回忆。在前半部分,纱有美、树里、弹、雄一郎以及贤人等主人公对只在童年夏天才会短暂停留的别墅寄托着深切的怀念之情。纱有美将在别墅中度过的短暂夏日视为自己失败人生中唯一的真实,弹则在成年后,不惜背上高额贷款也要买回这座被父母卖掉的别墅。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主人公们度过童年时光的空间,又是主人公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在记忆中重构的、充满象征意义的空间。这群生活在东京的年轻人,越是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困境与挫折,越是怀念在乡间别墅度过的童年夏日,将其建构为乌托邦般的美好存在。这一叙事沟通了日本现代文学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文学产生了一股将乡村生活浪漫化的潮流,在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等人的作品中,乡村生活充满宁静祥和,与异化、冷漠、丑恶的都市生活相对立,是人们在破碎的现代生活中能找到的唯一完整而又具有确定性的存在。同样,在《我是纱有美》中,主人公们在乡村别墅上寄托的不仅是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更是在扑朔迷离的线索中,探寻隐藏在背后真相的真相以及理解并接受自己存在的尝试。



角田光代

们的要不去寻找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相比母亲们勇敢坚定的形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一直比较模糊,要么自始至终就没有存在过,要么随着主人公们的成长慢慢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主人公们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的寻找,既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母题的延续,也是对父权的尝试性确认。小说情节并没有沿着传统的“犹豫-尝试寻找-找到”的路线发展,主人公们在尝试的过程中慢慢放弃了寻找。这并不是因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与自暴自弃,而是源于对自我存在的确认。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中寻找原乡的主人公们,总是将对自我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思索与想象中的来处紧紧捆绑。探寻“我从哪里来”是为了回答“我是谁”,从而理解并认同自己的存在。但小说中,主人公们对自己存在的理解与认同,并不是基于寻找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而是在尝试寻找的过程中渐渐建立起来。小说中法律上的父亲在对树里讲述心路历程时,提到由于当初对捐精者的精挑细选,让自己随着树里的成长而渐渐产生自卑感,也就是说,正



我是纱有美

是对幸福的细致规划与想象,毁掉了人物现实生活的幸福。在小说结尾处,纱有美在给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不存在,就听不到那首美丽的歌,也看不见那场盛大的仪式。如果我不存在,那一切都不存在。所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因为昨天见到的东西都是存在的。”年轻一代在不断将各种想象加诸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的过程中,慢慢摒弃了这些想象,他们对自己存在的理解与认同不再建立在虚无的想象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点滴体认中。

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对父权的再次解构。纱有美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我不会再叫您‘爸爸’了,因为即使不看,我也会好好地生活下去。”这既可以看作年轻一代确立独立地位的宣言,也可以看作是新一代女性对男性主导的拒绝。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们对生物学意义上父亲的寻找始于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传统“游子归乡”主题的改编。在都市生活中无所依归的年轻人,渴望通过寻找父亲来解决所遇到的难题。父



俄罗斯画家维克多·格列波维奇·布利特文为法国作家大仲马作品《基督山伯爵》所做插图。

世界文坛

